

## 苏曼殊

苏曼殊（1884—1918），诗人、小说家、翻译家。原名戡，小字三郎。后改名玄瑛，字子谷。广东香山 人。著有《梵文典》、小说《断鸿零雁记》、《天涯红泪记》等多部。在诗、文、小说、绘画、翻译等方面均有成就。

### 致 刘 三

刘三侍者：

西湖别后，得杨仁山长老命，故于十三晚抵宁。昨日见航公，喜甚。

足下起居如前否？此处校务，均已妥备，现向镇江、扬州诸大刹召选僧侣，想下月初可开课。教授汉文闻是李晓暎先生，讲经即仁老也。看二三年后僧众如能精进，即遣赴日。不及另言，如足下得暇，望将此信转达白云庵。幸甚。

宁地已冷，出入未便，瑛冬候当返申。足下何时至沪？届期望将地址示知，以便聚谈。航公合府迁居此土，闻今冬不至沪云。

瑛现住仁老公馆内，诸事尚适，不似前此之常出交游也。今午，杭州夏曾佑居士来此相见，居士深究内典，殊堪佩服。瑛于此亦时得闻仁老谈经，欣幸无量。仁老八十余龄，道体坚固，声音宏亮。今日谨保我佛余光，如崦嵫落日者，惟

仁老一人而已。十余年前，印度有护法尊者（达摩波罗）寄二书仁老，盖始创摩诃菩提会，弘扬末法，思召震旦僧侣共往者。昨仁老检出，已嘱瑛翻成华文矣。异日将原函一并印出，当奉台览。现在该会如何，尚未谛审。仁老云：“当时以无僧侣能赴其请，伤哉！”

瑛比来摒弃诸缘，日惟养静听经而已。足下作何消遣耶？余容续呈。此叩  
道履万福！

得山、意周两大和尚均候。

十七日

元瑛顶礼

赐教乞寄至：南京延龄巷池州杨公馆苏子谷收，为妥。

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一日

（选自《苏曼殊文集》，  
花城出版社 1991年8月出版）

## 郑逸梅

郑逸梅（1895—1992），散文家、剧作家。原名郑际云，笔名疏影、冷香等。江苏吴江人。著有散文集《逸梅小品》、《逸梅丛谈》、《游云闲话》、《影坛百影》、《艺林散叶》等。

### 南京战后遗迹

联军先锋队占领了石头城。于是大家都兴奋起来，先冲进马群（地名）营内，戍卒完全逃去。里面却堆积着许多白菜，不知有几百千棵，桌子上尚有凌乱的麻雀牌，可知被围攻的时候，他们满军犹好整以暇，正在作竹林之游哩！煮着两锅白粥，他们仓皇遁走，不及进食，正好待我们来享受。此时粥有余暖，我们有似饿虎见着驯羊，把它大嚼一顿。经这一嚼，精神顿时回复，才知道此身尚在人世。鄙人见营中遗有黑字红令旗一面，急忙把它收藏起来，留为永久纪念。收卷毕，传令到来，集合蒋王庙休息。那蒋王庙是供祠蒋忠的，我们到了那儿，自己人见了面，觉得面颊都是青灰色，双目尽赤，很是可怖。身上的衣服，东穿西破，无复完整。庙中煮着粥，备着萝卜干，借以充饥。鄙人已在马群营里吃过一顿，不再进食，由他们未曾吃的狼吞虎咽般进着。在吃粥的时候，那萧希能狼狈而来，手臂中

枪受伤。那时浙军也来进攻，萧的手臂，是被浙军错击的。我们探听敌方当局的行踪，才知道张勋、张人骏铁良，都从水西门坐小火轮逃走的。我们进太平门司令部驻扎。那司令部本为陶公馆，有花木泉石之胜，地方是很宽敞的，当进太平门时，不意该门被土石塞没，我们用炮来把塞没的地方轰打一洞，约有面盆口大小，人才由这窠中钻进去。那时我们的本部驻鸡鸣寺下的两江师范学校，鄙人由司令部移居本部，连夜没有睡眠，这晚正想好好地偃息，不料令来，说浙军兵变，林述庆和邓文辉争夺都督，以致冲突。我们必须整着武装，防备一切。不到二十分钟，又来传达，说是乱军纷扰，不必惊恐，我们才得安心。夜间遛卒照例是两人，这夜派二十人守卫，以昭慎重。明天捉来二三十名乱兵，把他们在照墙下杀的杀，枪毙的枪毙，尸体积着一大堆。一会儿，又捉来一个人。鄙人瞧见了，很为惊奇，因为这人是卖汤团的，鄙人曾吃过他的汤团，肉馅微酸，不很可口，认为是马肉冒充猪肉，鄙人就去掉了肉馅，吃着空汤团。似乎这人做小生意，并不是坏人，经捉他来的人说明，才知这人卖人肉汤团，那么鄙人所吃微酸的肉，原来就是人肉。这人绑在林间，被黄一欧等用乱刀砍死。既而，由两江师范移驻竺桥陆军第四小队，地名马标，那儿有孔圣庙，我们曾在庙前摄一团体照，如今尚在敝篋中。这时城内尚路无行人，家家门口都标着欢迎大汉同胞的字条，因为皇城一带，住的都是满人，深恐歧视，所以故意放此烟幕弹的。那五凤桥河水已涸，积尸犹多，真是惨绝人寰！

一九一一年

（选自《拈花微笑录》）

## 郑逸梅

### 留京余话

我们攻克了南京城，国父孙中山由南洋归国，先到上海，再由上海到南京，就大总统职后，他亲临竺桥陆军第四小学我们驻扎的所在来慰劳一番。他携来两大木箱，我们都猜不出其中所藏的是什么玩意儿，后来启着盖，把东西搬出来，才知道都是布面烫金的《圣经》，凡中上级军官每人赠送一本，鄙人也获得一册。国父更向我们演说，无奈他说的广东官话，听不清晰，无不引为遗憾。翌日，那投军来的小苏州，到紫金山上去闲逛，捡到一颗炮弹。他好奇，把弹壳中的白药炸药倒在石上，然后很悠闲地拿出烟卷燃吸着。不知怎样，那炸药忽然爆发，轰然一声，烟焰弥漫。过后，人们赶去一瞧，那小苏州眉发已焦，目睛可怖，嘴唇肿起，无复人状。同伴急忙招呼赤十字会人员来，施以救疗，才得保全生命。有一天，鄙人和同队队员由中正街乘小火车到三“牌”楼，鄙人坐在第四列车里，凭窗外眺。将到车站，忽一队员急欲下车，从第一列车中一跃而下，岂知站立不稳，倒仆于地，双足适横于铁轨上，当即被车碾过截去，鲜血淋漓，为之惨不忍睹。我们营房隔壁为国恩寺，中蓄放生

猪，肥硕异常，每头约二百数十斤，给我们队伍中人宰杀充肴。寺中有一偶像，红顶花翎，很是辉煌。据说是洪杨之役，他踞守南京，和洪杨抵抗很力的。军人们便把它移到空场上，上写“张勋”二字，把它当作枪靶子，作打靶之用。卒把这像打得肢断颈折，遍体窟窿，军人才拍手大笑而罢。原来张勋在南京曾施暴力，见没辫子的，认为革命党，立即杀害，尤以两江师范学生被杀更多。于是已剪辫的，出外必装一假辫，缀系在瓜皮帽上。有一次，某学生戴着缀系假辫的瓜皮帽外出，访某同学。既至某同学家，觉得很热，把帽脱去，至门外小溲。不意恰巧张勋的逻兵经过，见了立拔指挥刀把他杀死，残忍之至。所以张勋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恶劣，难怪他们要把木偶当作张勋一泄怨毒了。我们所住的地方名马标，那儿为清军的马队蓄马处，有二百多匹战马。我们占领了南京，清军逃逸无踪，没人管理，马满街乱跑。鄙人手下的一个兵卒，捉了一匹骏马来献给鄙人，那马是没鞍的，鄙人就骑着没鞍的马练习着。没鞍的马，俗称滑背马，是很难骑的，鄙人居然能骑着上山。鄙人又在马上练习双手开枪，架上悬着四个洋瓶，用绳连系，绳一抽动，四个瓶在空中动荡着，鄙人就在相当距离外双枪同放，一枪中两瓶，四瓶同时击碎。当时雄豪之气，如今却有髀肉复生之慨。我们没有事，常乘着人力车去游逛，那些人力车夫见到军人，总是托言不曾吃饭拉不动，我们却先给他钱，车夫便和神行太保般很迅速地拉到目的地。我们是戴白边帽的，他们从此把白帽作为标记，说是白边帽的老爷，花钱最爽快。我们知道了，为之喟嘘。有时到雨花台去捡石子，可是雨花台的大都是黑和白的，很少色泽。从雨花台下去约一二里，那儿却有五色石子，我们装了满袋而还。双十节，军队北伐，我们返申，留京共七十三天。

（选自《拈花微笑录》）

## 郑逸梅

### 从随园之讼说到袁翔甫

首都随园后裔，以五台山畔二百二十亩之随园基地，涉讼公庭。半载有余，始告终结，而讼词中频及袁翔甫。前辈孙漱石先生与翔甫颇相熟，其所著《沪孺话旧录》，曾述及其人云：仓山旧主，袁翔甫先生祖志，前上海县袁又村大令祖德之弟，袁子才太史枚之稚孙也。博学多才，文思敏捷。洋洋数千言，可对客挥毫，立时而就。其旧居在南门内花园弄，而赁庑于福州路胡家宅之东。门前有柳树。因颜其室曰杨柳楼台，以为友朋叙晤之所。地以人传，一时竟以此地作杨柳楼台名，贩夫车役皆知之，殊不易也。其著述有《沪城备考》及《上海竹枝词》等，风行于时。而手编袁随园全集，尤为煞费苦心。晚年总持《新闻报》笔政，议论风生，多中肯语。至花甲后，以精力衰惫，始辞职养闲，返花园弄旧邸，与故旧渐疏。予亦不能朝夕复聚。旋老病侵寻而逝。袁氏无遗丁，只一甥王少怀，供职于淞沪厘捐局。闻耗奔丧，为之料理丧葬诸事。一代文人，不图无后，良可悲也。黄梦畹之随笔亦云：四马路西，得小楼一椽。绿杨几树，摇曳迎风。虽门外红尘，车驰马骤，而门内则湘帘棊几，幽

雅绝伦。客至此，几忘结庐在人境也。往年，仓山旧主建诗社于此，名曰杨柳楼台。一时珠玉纷投，多至千百家。坛坵东南，于斯为盛矣。又予曩辑钻报，有署名一得者，以杂作一篇见贻云：杨柳楼台，在四马路浙江路之西，今一枝香旧址。只赁楼一楹，下设瓷器雕刻肆。因南有外人别墅，杨柳数株，掩映其前，故取名以此。尝至此晤仓山旧主，谓红楼梦之大观园，即其祖布置之随园。一生心力，尽瘁于此，故爱随园殊甚。临终遗嘱中有云：吾身后，汝二人能洒扫光鲜，照旧度置，使宾客来者见，依然如我尚存。如此撑持三十年，我在九泉，亦可瞑目。今其后裔纷争如此，袁简斋地下有知，不知作何感想也。按翔甫所著书，除上述外，尚有《随园琐记》、《谈瀛录》。而袁氏一门之名著艺林者，更有袁桐，为简斋从子。字琴甫，号琴南，官通判。能诗，善书法。类陈鸿寿。亦精篆刻。又简斋弟袁树，字豆村，号香亭，乾隆进士。知肇庆府，善画山水。精鉴别，工诗。有《红豆村人诗稿》。其咏香句：“衣笼彻夜香熏透，故意钩人立上风。”尤为脍炙人口也。

（选自《郑逸梅文集》）

## 邵飘萍

邵飘萍（1884—1926），新闻记者、报人。名振青，浙江金华人。1918年在北京创办《京报》。著有《实际应用新闻学》、《邵飘萍文集》等。

### 南京大掠

—

此次南京之大掠<sup>①</sup>，吾不知较之前清同治二年曾军入城之惨掠亦足以后先相辉映否。

然彼时太平天军之抗拒，犹历九年之久。而今果何如？彼时论者且期期焉以为不可，目为官军之横暴甚于洪军，曾国荃卒因此备受舆论指摘，黜黜罢职而去。而今日之攻克南京者抑又何如？

二

此次南京大掠之惨状，吾又不知较之广东惨状其同异奚似。

但广东今日已一再发现暗杀党矣。夫以见民心之不可逆拂，而杀戮之不可遏，甚有如此者。

<sup>①</sup> 袁世凯所部军队于1913年9月1日攻入南京，同月3日任张勋为江苏都督。

然而今日之南京又蹈广东之覆辙矣。造因既同，其异日结果如何？此又足以动吾人之回顾者矣。

（选自 1913 年 9 月 10 日《申报·杂评》栏，署名萍）

邵飘萍

## 江苏之两问题

今日江苏民政长已莅任矣。江苏省议会亦开会矣。意者二次革命战云告终，江苏民政之萌芽或将自此始矣。

然记者窃谓民政上之最宜注意者，今有二大问题。一为南京之张勋抢掠问题，二为江苏省之自治经费问题。

南京自经二三次独立之痛苦后，受张勋入城之抢掠，江表黎民，靡有子遗。今日张勋既讳饰为谣传，而李刘诸人复扬其焰而故为之辞，共和世界之沉冤，几几较专制时代而尤酷。至若苏省省税国税地方税各问题，民国肇造经年，争执迄未有定。自张军入城，鹵莽灭裂，首以划入地方自治范围之马路工程处攘为官有，而设局理之。其他各县以军政需用而侵入自治范围如此类者，谅必不鲜。共和国家自治为极，慎勿使此辈蹂躏民权之举动一试再试而靡有涯涘也。此则吾苏民人之所日夕希望于我省长与议会而不能自己者矣。

（选自 1913 年 9 月 22 日  
《申报·杂评》栏，署名萍）。

## 张梅庵

张梅庵（1895—1961），名审，一名张梅安，江苏南通人。1915年毕业于南通师范，后任南通师范校长、南通市文联主席、省文联副主席等职。著有《修辞新话》等。

### 金陵一周记

吾于史见司马子长之文，沛然荡然而有奇气。于书得孟氏之言曰：吾善养吾浩然之气。顾一则足迹遍天下，一则只身走齐鲁间凡数十年。于焉知沛然浩然者，盖有得乎游焉。顾氏亭林，晚近之大儒也。而西攀巴蜀，南浮湘沅，北走龙门，东穷吴楚。得以悟后海先河，为山覆篲，退而著书。天下之利病，有如指掌。然则士之欲穷搜博览，得山川之助，亦岂埋首白屋，呶唔咕哝，执一经一卷斤斤然所可求者耶。余性嗜游。每友人自外归者，辄穷诘其地之风土胜迹以为乐。若夫名区仙境，得文人之歌咏，入丹青之描绘者，尤神往意夺，形诸梦寐。甲寅秋，金陵举行省立学校联合运动会。我校赴会者，除参观团外共四十人。余亦附骥尾以行。金陵，六朝帝皇之州也。所谓石头虎踞，钟阜龙蟠，白下秋风，秦淮夜月者，亦曾于诗中闻之，于画中见之，于梦寐中魂往而神游之矣。今乃溯江以上，一瞻福

地，揖名山大湖以诉十年渴望相思之苦。湖山有灵，亦默然诏我以六代之遗踪，示我以天府之秘蕴。兹游之乐，其有极耶。往返凡七日，其接于目而印诸脑，触乎外而感乎心者，辄记之以留鸿爪，名曰《金陵一周记》。并冠数言如此。

余等此去，合两团体而为一。一参观团，一运动团。参观团之路线，由通而宁而苏而无锡而沪。运动团则一往一返而已。行装每二人共一卧具。备网篮以藏用物及衣服，四人共之，便携带也。余等将于此以练习远足之精神，只附校仆一人。校亦欲借以增余等旅行之常识，故一切旅资之支配，行囊之照料，悉委之于生徒。于是乃选精密审慎者四人为会计员，体力强健而应事敏捷者四人为庶务员，以处理之。部署定，乃于九月十二日上午七时启行。

先是十一日为星期四。上午雨，众咸失望。下午稍放晴，而阴云黯黯，犹有雨意。至晚忽豁然开朗，特天气较冷耳。是夜余等自修课停，各从事于个人之预备。其为共同所必需者，则旅行用之日记簿及铅笔等是也。余更借水瓶一，小提包一，用以防渴及储食物。此行作远游，为生平所未遭际，不得不作最精密最完全之预备也。是夜忙碌异常，疲倦不胜。以明日将早起也，余乃先期睡，然辗转不成寐。未几睡去，夜半，忽闻一阵朔风，挟数点雨扑窗，作剥啄声。孤桐拂槛，黑影来往，瞥然若巨鬼之攫人。余矍然起，侧耳久之。知果雨，并知为疏雨。檐溜不响也。心稍安。后强睡去。

十二日五时三刻，即起身引领望天际。湿云不归，细雨未歇。枝头含雨珠点点，风来吹坠。淅沥响败叶中，知夜半后又雨。且雨必大，而为时甚暂也。同学咸对天作怨言，久之雨止，淡日时从云罅中漏出，知天有晴意矣。各欣然就早餐。餐毕，已六时一刻。天大晴，行议遂决。雇车凡六十余辆，分载行囊，余等各校服，二人共一车。载人者与载物者间以行，便

照顾也。临行，同学咸絮絮嘱余等多致美石归（指雨花石）。余等笑颔之。乃命车鱼贯行，过江山门（本城南门）。由新马路而西，九点一刻至芦泾港。港距城可十余里，轮船至此小泊，一商港也。有数客寓，以便旅客。余等乃入寓休息。询逆旅主人，知上水为江孚轮，须十二时始至。于是余等或坐饮，或散步江滨。余与二三知友循江岸行。茫然万顷，一望黄烟，无际涯也。远望白狼峰，矗然若笔，立于江心。烟岚缥缈，仿佛小姑。间有远帆数片，江鸟两三，掠过其下，而出没其左右者。余载行载顾，颇快胸意。沿岸方筑榷累石，以防坍毁。盖吾通西门外，距江最近处，鸟道仅里许。历年坍毁，损失无算，不预为防范，城郭且有沦胥之叹也。筑榷保坍之议，提倡多时。前清末年，曾请江督借款兴办，卒未有效。今议虽寝，而各港之建筑堤岸，则已有告成者。盖切肤之痛，纵使呼吁无门，亦必作割肉医疮之计也。休息凡二小时，惟见长江向天际流耳。未几，遥瞩水天相接处，一黑点露水面。隐约间有烟数缕缭绕其上。众咸曰至矣至矣。立而待之，船身毕露。有顷，汽笛作呜呜鸣，响彻长空。一瞥间停轮矣，余等乘小划泊其下。既入，客极多，拥挤不堪，几无安着处。乃住楼上两胡同中。幸空气得流通，且免鸡鸭之臭，差堪小坐。两点五分过张家港，四时过江阴，六时过泰兴，闷坐此狭巷中，已历六小时。饥肠且辘辘鸣矣。饭色黑如泥，粒粒可更仆数。三啜之不克下咽也。迫于饥，不尽半器而罢。

既饭，乃步船外。凭栏四望，浊浪排空，江风如剪，远帆作黑紫色，静浮江上。昔赵甌北诗云：远帆疑不动。此语实写，非虚拟也。循廊而行至船前部，则大餐间之所在也。各房精致非常，陈设华丽。再前则外人居焉，精洁纯净，与客舱有霄壤之别。两边各以巨索作界，以禁闲人。余等观望徘徊，亦不敢越雷池一步也。冷风袭人，凜乎不可久留。复入内，以铜

元两枚购明信片一张，寄校中诸友。九点钟，睡魔至矣。顾地隘人稠，实无酣睡处，乃倚行囊假寐，旋即熟睡。忽为一大声惊醒，见同学咸急趋廊外。时江声如奔雷。出询同学，则曰趋看金焦山也。余心定不复思睡。远望灯火，点点如串珠。然众咸指为镇江。十时半过金焦山脚，两壁高峙，昏黑不辨真相，惟苍茫无极，雄踞江中，屹然若对揖，若连锁。而江风浩荡，怒涛欲飞，白银一片，倒泻而出。轮船至此，与浪花相激冲。万马奔腾，使人魄夺也。十一时抵镇江。万声如沸，人乱于麻，小商杂贩，往来若流水。余觉饥甚，购茶蛋数枚。同学亦各备食物。轮停约二小时。凭栏眺望，夜景良佳，未几，遂各择地睡。然易醒难入梦也。

十三日上午五时半，抵下关。六时各负行囊登陆，至火车站。则头次火车已开行。乃散步站外。见商民寥寥，架草为屋。盖层楼广厦，毁于兵燹。战后余生，半多穷困也。一望原野，草枯不青。黔庐赭宇，宛然具在。慨疮痍之难复，痛离乱之相寻。久之，火车至。余等交发物件后，即乘车赴丁家桥。

余等此去，寓省议会，距丁家桥咫尺耳。汽笛一声，风驰雷逐。窗外树木，旋转如飞，模糊不可逼视。忽轰隆有声，暗黑无睹。众皆失色惊呼。一瞬间则又万象昭然，明朗如故矣。同学某君告我以穴城而过之故，余奇之。盖异其城门深度之大也。然余闻京汉铁路穴武胜关而过，凿山以行。则火车入穴时，当别有奇景矣。闲话未竟，车已停，余等乃下。校役先往唤脚夫十余人，陆续运行囊至省议会。巍乎壮哉，省议会之建筑也，崇楼伟丽，得未曾见。门外辟地作圆圈形，杂蒔花卉，往来者绕行两边，隔花可语也。既入，宿于旁厅休息室楼房。上有电灯装置，颇奇巧。室东辟巨窗二。窗启可立而望。钟山风景，如玩之几席之上。九时半早膳，食尽数器。畴昔饥欲死，今且饱欲死矣。膳毕，互约午后出游。余觉疲甚，遂卧。

酣然一梦，直至四时始醒。出游者半已回寓。余就会所旁，观览风景。西去数百步之遥，即劝业会场。地址颇大。惜崇楼巨馆，几无遗迹。水亭与纪念塔尚存，然弃置不修，将就倾圮。说者谓将为故宫之第二，是言不诬也。忆昔靡百万之金钱，劳数千人之血汗，穷全国之所蕴藏，供一朝之观览，徒以耸骇听闻，震眩世俗。而于实际之研究，则未闻有所发见。而工、而农、而商、而士大夫，且相与辍业以嬉，举国若狂，一穷耳目之胜，呜呼，是废业也，非劝业也；是赛奇会也，非劝业会也。良可慨矣。尝谓我国人最喜仿外人之所为，且多学其形式，而弃其实质。故凡彼之所恃以富恃以强者，我一效之，适足以促其亡而自召其祸，固非独劝业会为然也。六时回寓，夜膳后，扬州第五师范到。约一连人，有分队长等名。纯取军营制，动作皆以号。六时一刻夜膳。

十四日为星期日。四时半即醒。天未大明，混茫无际。探首窗外，不见钟阜。既而东方现鱼肚色，隐然见峰顶淡黑如云。少焉日出，红霞披天，紫岩相映，而峰头毕显矣。顶下白云环绕，时断时续，划山为二截，如白虹之盘空，堪称奇景。五时半起身。早膳罢后，众议须观察运动场，以明日将开会也。于是乘人力车至第一工校。校址在复成桥北，垂杨匝地，临水负山。景物清幽，如入图画。惜校无楼房，便少点缀耳。运动场在校后，即该校之体操场也。无浅草，多砂砾。布置极简单。

十时一刻回寓。午膳后，约同学六人游明孝陵。乘车驰朝阳门外。一望荒凉，不堪入目。枯坟累累，动以数百计。间有丰碑高树，上载年月及死亡人数或马数者。盖多系革命阵亡之兵士，而红十字会为之掩埋者也。嗟乎！白杨黄土，人招野外之魂；青冢荒山，日落江南之路。腥风血雨，原草不春；怨魄幽灵，泪碑犹湿。沧桑人事，痛后思维；凭吊唏嘘，盖亦足枪

然动情矣。自此一路，断砖残瓦、崩石颓垣，连绵断续，一望数里。游其地者，如入罗马古城也。有工人数百，搬运砖石，询之知备建筑之用。再入数里，则皇城至矣。黝然一门，深可二丈，半遭拆毁，非复旧观。上有巡按使命令，禁止拆毁，保存古迹。故此门犹巍然独在，恍如灵光之殿。女墙多付阙如，野草丛生，蔓延其上。黄赭相间，不一其色。虽历遭风雨之剥蚀，兵火之蹂躏，而其建筑之巩固，雕饰之精工，则犹不可掩。然则追溯数百年以前，其灿然烂然者，当可想见矣。造孝陵凡三憩，足疲不能前。至则已三下钟矣。缭垣四绕，荆棘披离。甬道尽处为一亭，有碑高一丈余，文曰“治躋唐宋”。为康熙亲笔，书法颇劲遒。其后更有短碑，嵌于壁中。为乾隆南巡时所立。文多恣肆讥讽之辞，当时气焰之盛，可见一斑。然而百年兴废，天命无常。两朝遗踪，曷堪重说。越亭而过，蔓草披覆，仅余蹊径。间有断瓦数片，隐于草中。游者争拾之。越隧道，晦暗如暮夜。试一作声，冷气森然，随闻响应。登其巅远瞩四极，据紫金而控鸡鸣，倚石城而望北极。烟霞隐现，气象万千。连山绵亘，有若卧龙。所谓天子气，所谓龙虎势者，其在斯耶。古墙欲坠，惊沙时飞，鼠迹狐踪，随处皆是。浏览一遍，相率乃下。其陵在山之半麓，兴败不欲登。有外人数辈，挟枪猎其上。枪声起处，山鸟拍拍惊飞。相顾为乐。而夕阳西沉矣，钟山反照，一片暮紫。归心乃勃发不可遏。沿原道回。山麓有酒家，兼售茶，称“钟山第二泉”。不知所谓。饮之亦复甘冽适口。遂乘人力车回，城中灯火荧然，炊烟四起。至都督府搭火车至丁家桥。抵寓已五时一刻。夜膳毕，各述游踪，互询所见，颇饶趣味。有游后湖者，多谓不足观。余等初拟往游，至此议乃罢。

十五日天晴，四时一刻起身。以今日为开会日也。早膳毕，即赴会。运动项目繁多，不胜记述。上将军署警卫军之枪